

# 佛學一瞥

溫宏遠

當我第一次想到「生」和「死」的問題時，我呆住了，因為人類如此自豪的科學只能描述其然，並不能解釋其所以然。現在，問題依然沒有解決，但對「生」和「死」所帶來之迷惑與恐懼卻不見了（在理論上）。佛學並不能給上述問題帶來解答，而僅僅告訴我們實在是找不到問題須要解答，於是，我們自由了，從叢叢之束縛圈子裏跳了出來，如蠅之出窗，魚之出塘。——

有名之詭辯：一巨人追趕在前靜止不動之烏龜，若巨人要追及烏龜必經全程之半，抵中點後，又須再經餘程之半，如此……一半之後又有一半，巨人似不可能抵達烏龜之處了，但事實不然，跨一步就到了。哈！我們給「形式」——字面的分析玩弄了，請看：

$$\lim_{n \rightarrow \infty} \frac{1}{2} + \frac{1}{4} + \frac{1}{8} + \frac{1}{16} + \dots + \frac{1}{2^n} + \dots = 1$$

無限步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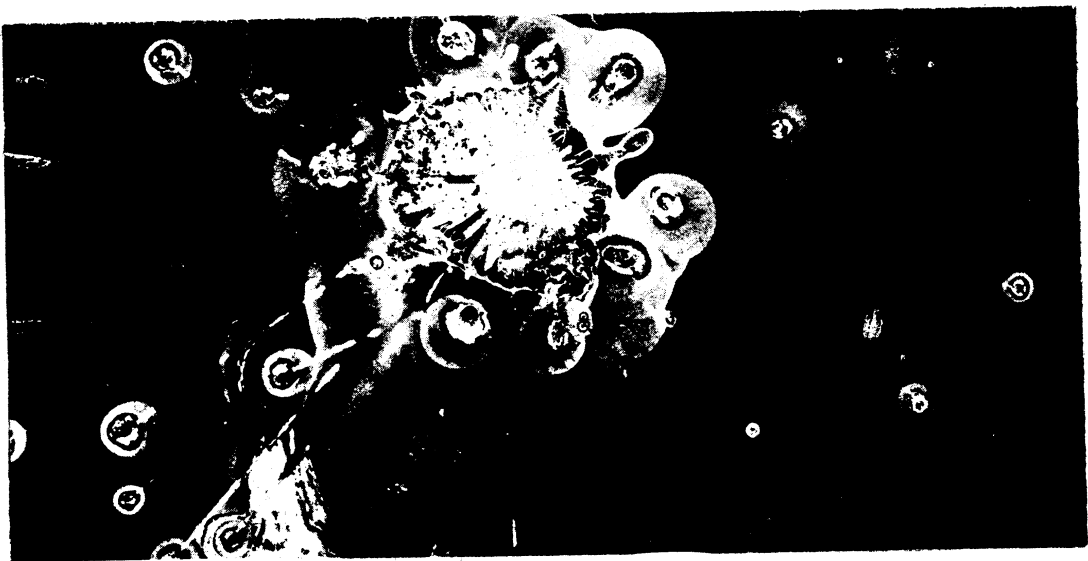
無限分割

無限分割——無限步累

①無限分割之「無」。  
②無限分割之「有」，「正途」。

我們嘗試以「知識」——語言、文字及邏輯去探討這無盡的宇宙和奧秘之生命，就好像分析那詭辯一半之後又有一半，永無究竟。佛學顯現了它的實相：跨一步就到了，不是嗎？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」。屠刀也者，語言、邏輯和符號。他們是人類很好的工具，同時人類也是他們很好的玩具。或有不諳佛學而深受二律制約的人會問：既然放下了語言、邏輯和符號，人類豈不淪為木石？哈！若有如此放下法即放不下了，因為他還有「放下」之主體與客體，主、客仍存即仍在邏輯對立概念中翻滾，那裏能算「放下」。佛學中所謂之「放下」，即非放下，是名「放下」，所謂之「空」，即非「空」，又非「非空」，蓋「有」與「沒有」根本上是同一概念，猶一體之兩面。因此，若用邏輯之對立、比較之觀點來看佛學，只有增長誤解，宜慎之！正如被關在古典力學圈子裏，永遠看不清量子力學，而從量子力學却可看清古典力學。佛學思想並非由語言、邏輯構成的，但它並不否認語言與邏輯之意義。

我們人類被囿於粗略之感官和有限之資料裏，塑造了種種概念和形相而做無止盡的外推，應用到各個



角度，於是「荒謬」和「衝突」誕生了。我們只能看到也因而習慣於宇宙整體之極微部份，但却很「勇敢」的適用到他日常生活的一舉一動。例如：蚊子叮人，我們因癢而生「恨」，遂以害蟲名之，但若從整個生態網視之，蚊子亦生物平衡圈裏之一環，人類之所以能够生存，直接、間接、或多、或少地賴於蚊子之存在，若以蚊子咬人為充分之理由來「痛恨」它，則人類才是最可「痛恨」的東西，因為他吃萬物。因「恨」而擊打蚊子，看似小事，其實人類最殘酷之戰爭又何嘗不是源於同樣的心理？以這種斷章取義，囿於管見之態度來處理人生之種種問題，無怪乎充滿了「問題」和「缺陷」。那麼如何解決呢？是把問題正面解決嗎？是把全宇宙洞澈得一清二楚嗎？這似乎是永無止期，正如用一半之後又有一半的方法來分析巨人和烏龜之詭辯，一樣不可能得到解決。於是有人失望了，走到懷疑的領域裏；也有人撤退了，走到虛無的領域裏；佛陀他並不失望，也不撤退，也不前進去解決問題，他只是往旁邊跨了一步。他告訴我們問題的癥結不在問題的本身，而是發出問題進而想尋求解答之主體——「我」。在夜深人靜之際，各位試着問自己：什麼叫做「我」？是手嗎？將它斬了，依然有「我」；是頭嗎？似乎又不是；是「心臟」嗎？換了別人之心臟，依然是「我」，於是有人說：是各個部位之組合，那麼睡熟之際組合依舊存在，為何又沒「我」的概念了？且人體內部體質刹那在變，試問二歲時的你和現今廿歲的你又保留了多少相同之元素？或曰：「是心！」很可能今晨的你和今晚的你已有不同的想法了，想法既然刹那在變，試問：二歲時的你和現在廿歲的你又保留了多少相同之思想元素呢？於是，我們找不到一個具有「自性」之「具體」的我。正如一只瓶子，「九九」一聲摔破了，一顆原子都不少，但「瓶子」之概念那兒去了？（據云：禪宗有人因觀瓶破而頓悟者。）因此，我們只能說：「我」是一個在時空中衆緣合和（互為條件）所造成之一種短暫暫存在的 Case。他刹那在變，上一瞬間至下一瞬間（Atto）已是不同的一個個體了，但人的「分別意識」在有限之感覺時空裏，無法觀照這互為條件之 Cases，而誤執有一「自主之實我」，於是一片無涯而和諧的宇宙，斷裂成無數固於「我」之包袱的個體。摩擦、紛爭於是誕生，煩惱、喜怒哀樂、生老病死亦相繼而起，同時，道德、法律、哲學、科學也紛紛出籠了，但這除了一正一反之壓抑外，似乎並不能給我們澈底的自由和解脫，它太緊張太複雜了，壓得我們透不過氣來，人類非得疲於奔命，才能够活得下去，不是很可笑嗎？佛學揭發了一條超越的路徑，他告訴我們：解答並不是要回答問題的本身，而是要認清為什麼會有問題的出現，當你衝破了問題之源——「我」這沉重的束縛之後，「羽化而登仙」——「萬物皆備於我心」之境呈現，這時，才發現了這世界實在是不增不減，不生不滅，不淨不垢之一體，這時，你自由了，澈底的自由了。拋開了「我」之沉重的包袱，空間對你而言是無限了，時間對你而言是永恆了。你已不再是你，你就是萬物，你就是佛了。

請看一個故事，昔，元兵南下，某僧為元兵所執，臨刑，僧從容自若，曰：四大原非我，五陰亦皆空，將頭臨白刃，猶如斬春風。元將驚，乃釋之。（筆者按：蓋斬不了春風，又何須空費力氣。）

至此，「生」、「死」不再是問題了，因為我們找不到「生」和「死」之主體，宇宙的本質一向就是如此，它不會誕生過，也不會死亡過……。

後記：以上胡言，僅佛學領域之一瞥耳，佛學本身不是「學問」，是「方法」，貴在「行」，而後「證」，筆者是門外漢，只能亂蓋，從未行過，甯談「證悟」，故名一瞥。